

主体性和自身性 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

[丹] 丹·扎哈维 著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主体性和自身性 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

[丹] 丹·扎哈维 著 蔡文菁 译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 / (丹)扎哈维(Zahavi, D.)著;蔡文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4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

书名原文：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

ISBN 978-7-5327-4441-1

I. 主… II. ①扎…②蔡… III. 现象学-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134 号

Dan Zahavi

Subjectivity and Selfhood

Investigating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5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译出

© 2005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6—44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主体性和自身性

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

[丹] 丹·扎哈维 著

蔡文菁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7,00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978-7-5327-4441-1/B·281

定价：27.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5628900

总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

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 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 20 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

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 20 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宣告分析哲学已

死,“语言学转向”这一范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中的(与语言含义相关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心智哲学中的(与心智内容相关的)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以及实践哲学中的(与规范辩护相关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将引领人们重新审视分别由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20世纪初以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名发起的哲学革命的潜能是否已经消耗殆尽,而这不但关乎自古希腊以来即已奠基的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事业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历来重视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著作之译译,所创设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更是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深受读书界的喜爱。“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踵武前贤之事业,尝试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根据对于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问题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哲学同仁们艰苦、扎实、细致的工作,本译丛必定能够把中国哲学界和出版

界的西学译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进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建设性成果的全面总结,并最终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滋养。

本译丛得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支持。

庞学铨 应奇
2007 年 1 月于杭州

致 谢

这本书的完成源自我对于意识、自身意识、自身性和交互主体性之本质的持久兴趣和工作。大多基础性的研究都是在主体性研究中心跨学科的环境中进行的,该科研中心位于哥本哈根大学内并接受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资助。

与以下人员的讨论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大多都已阅读了书稿的一部分并对其作出了评论,他们是:鲁道夫·贝尼特、约翰·布拉夫、乔纳森·科尔、史蒂文·克罗韦尔、因戈尔夫·达尔费尔特、约翰·德拉蒙德、肖恩·加拉格尔、阿尔内·格伦、托尔·格林鲍姆、吉姆·哈特、莉萨·谢尔、尤赖亚·克里格尔、迪特尔·洛马尔、阿尔瓦·诺埃、瑟伦·奥弗高、约瑟夫·帕纳斯、迈克尔·匡特、菲利普·罗沙、戴维·罗森塔尔、查尔斯·西韦特、加伦·斯特劳森以及埃文·汤普森。

我有幸曾在各大学举办的讲座中报告了本书的若干内容,其中包括拉特格斯大学、石溪大学、牛津大学、沃里克大学、应用认识论研究中心(巴黎)、斯德哥尔摩大学、马尔堡大学、波士顿学院、卢汶大学、麦吉尔大学、科隆大学、都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波士顿大学、新学院大学、日内瓦大学、赫尔辛基大学、维尔茨堡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肯特大学、于韦斯屈莱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每次我都从随后展开的讨论及所获得的意见中收获许多。

我十分感谢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它所给予的慷慨资助使我能够完成这本书。我也要把一份特别的谢意致以圣卡塔尔多

会,他们准予我在其位于意大利的修道院中度过了美妙的一个月并得以进行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想要感谢克里斯蒂娜·莫门斯,她对于稿件细致的校对促成了无数语法及语言上的改进。

目 录

001	致谢	000
001	导论	000
013	第1章 自身觉知和现象意识	000
016	1. 自身觉知的多样性	000
021	2. 意识的高阶理论	000
025	3. 一种单水平意识说	000
031	4. 无穷倒退的问题	000
037	第2章 早期现象学中的诸种意识概念	000
037	1. 意识的三种概念	000
039	2. 意识流	000
044	3. 内在意识和自身觉知	000
053	4. 若干不足之处	000
058	第3章 时间意识的结构	000
059	1. 体验的主体性	000
067	2. 时间性	000
072	3. 内在对象解释	000
080	4. “原意识”与自身触发	000

090	第4章 反思和注意
090	1. 纳托尔普的挑战
094	2. 对反思的现象学的批评
097	3. 解释学的方法
108	4. 纯粹的和 not 纯粹的反思
113	5. 反思和变更
122	6. 反思的现象学对解释学的现象学
125	第5章 意识和自身
125	1. 非自我论的挑战
130	2. 自身的不同含义
134	3. 关于自身的叙事概念
145	4. 作为一种体验维度的自身
168	5. 经验性的内涵
185	6. 一种自身感
187	第6章 自身和他人
188	1. 表达与共情
198	2. 具身的主体性和内在的他者性
207	3. 超越共情
215	4. 他者的超越性
223	5. 一条多维的进路
227	第7章 心灵理论、孤独症和具身性
227	1. 心灵理论
232	2. 关于自身觉知的理论论
239	3. 孤独症

249 4. 一种批判性的反驳

273 5. 重访孤独症

283 **参考书目**

303 **译后记**

导 论

何为自身(self)?^①它存在于现实之中或仅是一种社会建构,又或许是一种神经学上诱发的幻觉?如果确有某种类似自身的东西存在,那么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它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且它是怎样以及何时在幼儿的发展中形成的呢?精神病理学以及神经精神病学上的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和孤独症——可能揭示出何种与自身同一性(self-identity)及自身协同性(self-coherence)之脆弱本性相关的东西?正如这一系列简单的问题所显示的,当代关于自身的讨论实际上是高度跨学科的(如Gallagher and Shear, 1999; Zahavi, 2000; Kircher and David, 2003)。

近来神经科学家以及哲学家对自身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一些人认为自身只是大脑中不同子系统和模块的交互作用创造出的幻觉(Dennett, 1991; Wegner, 2002; Metzinger, 2003a)。而另一些人则主张自身概念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发明,它具有相当有限的历史相关性(Berrios and Marková, 2003)。然而,在以下章节中所要辩护的论点是,自身概念对于恰当理解意识十分关键,因此它对许多学科,诸如心灵哲学、社会哲学、精神病学、发展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若我们声称自身概念明晰无疑且我们已在其真正含义方面达成了广泛一致的意见,这当然有些夸大其词。事实正与此相

反,目前这一概念正在多种交相冲突的意义上被使用,且在不同学科中它意指着不同的,有时是彻底不同的东西。亟须做的是对这些概念——它们时而彼此矛盾,时而又互相补充——与自身性(selfhood)之间的关联作出澄清。而且,对于评估“无自身”(no-self)学说——它断言自身只是一种虚构——的价值而言,这一分类学的澄清工作是必要的。

这一研究也可能有助于阐明自身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一长期受争议的问题。自身性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人际关系?自身必

① 首先需要说明本书的几个基本译名,本书将 self 译为“自身”,selfhood 译为“自身性”,以 self 为前缀的合成词如“self-awareness”、“self-consciousness”等则相应地译为“自身觉知”、“自身意识”。与 self 有所区别的是拉丁词 ego,对应于英语的“I”,本书译为“自我”,相应地将“egological”、“non-egological”等译为“自我论的”、“非自我论的”。“自身”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词语,在中文的语境下,“自身”通常用做反身代词且与人称代词一同出现,比如“我们自身”、“想想你自身”等,但是在本书中该词作为所要探讨的中心概念往往独立出现,将“self”译为“自身”有时难免使得中文的语句显得有些古怪,比如这一句:“何为自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self 有时并不全然等同于 ego,作者扎哈维曾在另一本著作《自身觉知和他异性》中有过如下说明:

至此我已经区分了三种关于自我(ego)的含义(部分地重合),以及三种赞成意识之自我理论论的论断。意识是自我论的,这是由于:(1)它的第一人称呈现模式;(2)它总是具有一个主动和被动(action and affection)的结构极;(3)当下化(presentiating)行为也显现出更为具体的对自我作为一个超越的同一原则的指涉……对于第一个层次而言,我认为,若忽略第一人称呈现模式从而只把呈现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否是注意性的)描述为匿名的和无自我的(egoless),那么这一做法便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为了识别出第一个层次——它并没有指涉任何作为一个注意的施动者、作为持久的超越行为之原则的自我——和后两个层次之间的真正差异,人们可以利用自身(self)和自我(ego)的区别。人们可以为后两个层次保留“自我”这一术语,而又继续谈论体验之被给予性的基本自身性。

从上述所引说明中可以看出自身比自我更原初和根本,更确切地说,自身是对自我之丰富含义中最基本含义的指称,这一点在本书的随后章节中将更为详尽地得到展开。因而,我们有必要区分 self 和 ego、自身和自我,尽管“自身”一词会给中文阅读带来些微的生涩感。——译者

然是具身的(embodied)并且植根于一个物质、社会和历史的環境中吗?一些人主张自身的构成是一个社会过程,我们并非凭借个体的权利而成为自己,而是借助于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对自己采用他者的视角而获得了自身觉知。一个人是谁取决于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理想和目标:这是一个何者具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当然,它是由个人所属的语言群体所决定的。因此,这些人声称个人并不能单凭自己,而惟有通过与他人在一起才能成为自身。另一些人则否认自身性及自身体验形成于一段(长期)发展过程中。尽管认识到自身的成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他们却坚持认为自身感是意识生活中必要的且基本的一部分,它是婴儿从出生起就已经具有的。

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我试图研究体验、自身觉知和自身性之间的关系。(现象的)意识和自身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体验总是某人的体验吗?任何体验的发生总牵涉着一个体验主体,这是个概念和经验上的事实吗?为了说明体验的一致和连续性,我们是否必须唤起一个体验主体,抑或体验是相当匿名的心理事件,它不作为任何人的状态或拥有物而发生着?自身觉知(self-awareness)和自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谈及自身觉知时,也必然同时涉及一个自身吗?在自身觉知中总包含着一个自身吗,抑或在说到自身觉知时却不断言任何觉知到自身的个人的存在,这是可能的吗?自身觉知总是被理解为某个自身的觉知,或它可以单单被理解为一个特定的体验对于自身的觉知?最后,意识和自身觉知的关系是什么?当涉及到意识时,自身觉知就成为了一个特例而非常规吗?它是仅仅偶然发生于心灵世界中的某物吗,或者,意识的心理状态恰是通过与自身觉知相关涉而区别于非意识的心理状态,即自身觉知是所有意识状态的限定性特征?

我认为,这三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在其孤立状态中

得到合适的理解。如果我们期望知道成为一个自身意味着什么,我们就必须考察体验和自身觉知的结构,反之亦然。换句话说,我想要指出的是,对于自身、自身觉知和体验的研究必须被整合起来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一方法并非没有先例。许多现象学家曾通过关注其在体验上的被给予性并重视第一人称视角(first-person perspective)来研究自身的问题。他们独特地主张研究自身觉知对理解什么是自身十分关键;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说明自身在体验上对其自身的可通达性(accessibility),那么那些有关自身的阐释则将不可能是成功的。

然而为什么人们应当重视第一人称视角并且关注现象学对自身性和主体性的问题可能作出的解释呢?它难道不是——如同最近被认为的那样——一种至少已被理智地摒弃了50年的受质疑的研究方式吗?^① 尽管这或许在主流的认知科学和有关心灵的分析哲学中已是一种普遍观点,但目前的情况却更有几分模糊。的确,直至最近许多科学家仍认为现象意识的研究由于它的主观本质而先天的不可靠,因而也不适合科学研究。就像达马西奥(Damasio)所写的:“研究意识完全不是一件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应当去做的事情,即使你进行了这一研究,它也会受到怀疑。”(Damasio, 1999, 7)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否认现象意识的存在(例如 Rey, 1991, 692)。然而,大约在过去的10年间,一种深远的转变已经产生,有时它被形容为一次正在行进着的“意识繁荣”(consciousness boom)。许多专门刊载意识研究的新期刊被创办起来,而且,目前已有许多科学家认为,现象意识之本性、第

^① 这是(或曾是)梅青格尔(Metzinger)的看法(参见 the editorial i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4/5—6, 1997, 385)。